

忆郑增祥烈士



目 录

1、在郑增祥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上:	
侄儿郑铭立的讲话·····	1
下加庄村党支部书记郑铭庚致辞·····	5
好友王人杰老先生致辞·····	8
好友郑冬和老先生致辞·····	10
侄儿郑铭锋献诗二首、楹联两副·····	12
2、大侄儿郑焕清写给老同学郑冬和的信·····	13
3、大侄儿郑焕清追念郑增祥烈士悼亡诗·····	17
4、王人杰老先生的纪念文章《金钗山畔一忠魂》·····	18
5、徐树玉女士写给王人杰先生的复信·····	24
6、《仙居县志》、《仙居中学八十年志》中关于郑增祥烈士的记载·····	25
7、郑增祥烈士祖辈年表·····	26
13、后记·····	27

在郑增祥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上

侄儿郑铭立的讲话

各位亲戚、各位朋友：

今天我怀着无比崇敬和欣慰的心情，在这座庄严的纪念碑前怀念我们敬爱的革命烈士增祥叔。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总是和广大劳苦大众的心连在一起，与黑暗恶势力作斗争，为祖国的前途担忧，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叫好。他在仙居中学读初中时，就与同学一起创办了《双峰周刊》、写了《为长沙前线抗日将士祝捷》等文章。他初中毕业后，在偏远的山村小学教书，他不忘劳动人民本色，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深知他们的疾苦。他还参加了浙江省实业家许盘云创办的川田栽培训练班，在自家的田里试验，收到良好效果，并不断将禾苗生长情况记载整理成册，报省农业部门和农业部，获得嘉奖，由此得到许盘云的青睐。

1943年郑增祥烈士重返校园深造，考入台州师范学校读书。他假期回家，在村里办起读书班，村里的青少年读书识字，从不收取报酬。在学校

里，由于他学习成绩优异，具有组织才能，不久当选为学生自治会负责人。1945年，校方巧立名目，强迫学生缴费，他以学生自治会名义组织同学与校方论理，没有结果而引起学潮。校方以“鼓动风潮，破坏学校”为名，将郑增祥烈士和王均云、郑冬和三位学生开除学籍，强迫离校。他们不服，到省城有关部门控告，在当时的形势下，必然得不到解决。正当他无路可走之时，得到许盘云先生推荐，到浙江省林牧总公司余杭县分公司工作。他勤奋工作，成绩突出，不久就升任为分公司负责人，时年24岁。

郑增祥烈士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总是积极拥护和热情支持。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他得此消息，4月26日特地从余杭县偏远山区冷水桥林牧公司住地赶到杭州迎接解放军。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他5月6日返回余杭县。5月8日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五月三日下午三时十五分解放军到达杭州，因杭州市里有工会、商会等组织义警巡逻队维持秩序，城市治安极佳，而解放军进城后，纪律严明，亦受人民爱戴”。他五月十八

写给我祖母的信中也说到：“杭州、余杭一带早经解放，儿仍照常工作，心身愉快，环境安逸，祈勿记鉴”。从上述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人民的解放事业的不断胜利是欢欣鼓舞的。正当他满怀信心的投身革命，决定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更大贡献时。

1949年9月16日清晨在前往余杭县城开会途中，不幸遭匪徒袭击，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我大哥郑焕清获悉增祥叔遭到不幸消息，在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增祥叔是我幼年时的玩伴，少年时又一起在城里读书，后来在杭州见过几次面，两人感情深厚，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也很有抱负，本该开创一番事业，想不到竟英年而逝，我当然要伤心落泪啊！”

当我家得知增祥叔牺牲的消息，让我去余杭县探望，当时我在嵒滩小学教书，我向县文教科请假后，在姑丈朱圣堂的陪同下前往。我们向余杭县有关部门要求将增祥叔的遗体运回仙居安葬。他们说，因交通不便，要等三、四年后才能成行。我们只有含泪返回仙居。

1950年1月余杭县人民政府和浙江省人民政

府第六（台州）专员公署分别追认我叔父郑增祥为革命烈士。

1954年我父亲在田市镇上溪村张西生（郑增祥烈士生前一起在余杭县林牧场工作的同事）的陪同下，从余杭县将我增祥叔的遗骨领回仙居，请烈士的生前好友王人杰先生写碑文，在水口山村边的金钗山上与我大伯的遗骨一起安葬。我祖母和我父母在我叔父牺牲时就立下遗愿，要给他立纪念碑。今年是郑增祥烈士牺牲六十周年，我们在烈士的出生地下加庄村，为他建起这座肃穆庄严的纪念碑，我们世代都会尊敬他、怀念他。

今天，要告慰我祖母和我父母的在天之灵，你们要为增祥叔立纪念碑的遗愿，现在终于实现了。愿你们和增祥叔一起安息吧！

最后，我们要向下加庄村的干部和全体村民，为修建此纪念碑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同时要对设计建造这座纪念碑的仙居江南石材厂吴江云厂长深表感谢，还要对我增祥叔的生前好友王人杰、郑冬和两位老先生的光临表示欢迎和谢意。

在郑增祥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上 下加庄村党支部书记郑铭庚致辞

同志们：

今天，隆重集会举行郑增祥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我谨代表下加庄村党支部、村委会，对郑增祥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

郑增祥烈士于1924年1月30日出生于本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在家庭和老师培养教育下，十一至十二岁就读于安洲小学，而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仙居县立初级中学。他听话、诚实、聪明、懂事，是一个好孩子、好少年、好学生。这期间，他遵循老师教诲、刻苦攻读，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同时，利用课余时间与朱姓同学创办“双峰周刊”壁报，从规划、撰稿、刊出都作精心策划，做得有声有色，致全校师生好评和钦佩，不愧为一个优秀青年学子，头角峥嵘，卓然出群的拔尖人才。

他初中毕业后，在偏远的山村小学当教师，勤

勤恳献身于教育事业。在任教期间，不忘家庭出身，不忘劳动农民本色，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经常参加田间劳动，改良稻田耕作试验，记载农作物生长状况，并汇总成册，投书省城等农业主管单位，得到农业部的嘉奖。

1943年他重返校园深造，就读于台州师范学校。

1945年，校方巧立缴费项目，强迫学生缴费。

郑增祥烈士以学生自治会名义与校方论理。校方竟以引起学潮为名，开除郑增祥烈士等三位同学的学籍，强迫离校。

后在省城分管农业的领导许盘云推荐下。受聘到余杭县林牧公司工作，后升任为主管，时年24岁。

1949年4月底杭州解放，郑增祥烈士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参加党的地下工作，9月16日受党组织委派，继续留任余杭县林牧公司工作，在听候接管交待时，为保护国家公共财产、坚守工作岗位，遭匪徒杀害，献出了年青宝贵的生命。

郑增祥烈士，在人民解放的伟大革命事业中，对党赤胆忠心，对人民、对事业高度负责，实为中

华民族优秀儿女。他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的牺牲是党失去了一位好干部，是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长辈。他的光辉业绩是他家人和全村人民的骄傲，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谨立此碑，留芳千古，教育人民。

郑增祥烈士永垂不朽！

2009年9月17日

在郑增祥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上

好友王人杰老先生致辞

我最亲爱的同年好友郑增祥啊！今天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来到您的纪念碑前，向您致以亲切的怀念和拜祭。

我是最理解您的，可不是吗？在您牺牲前一年，我在上海新闻学校毕业后，便专程到您林牧公司，与您同床同住一个月，从您的言行中，才知您一心一意盼望共产党、解放军的到来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正因此之故，当地的反动匪帮把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于1949年农历闰七月二十四日上午十时，您被当地一群匪徒惨杀于冷水桥娘娘山上一块大岩石下。随后安葬等事都靠您同公司职工仙居人张西生一手办理。您的铮铮铁骨是1954年由您亲爱的二哥郑增藩伴同张西生从余杭认领回来的。

为此，您的老母亲为您哭干了眼泪，您的二哥全家人为您伤透了心肠。万分可贵的是共产党、人

民政府及时追认您为革命烈士，您母亲享有烈属待遇。这就是广大人民给你评功。

到至今日，我深信你的忠魂是永生不散的，那奔腾不息的永安溪水，金钗山上的飒飒松涛声、将永远为您理想的革命事业日益壮丽辉煌而欢畅歌唱吧！增祥。

2009年9月17日

在郑增祥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上

好友郑冬和老先生致辞

郑增祥烈士性耿直，沉默寡言，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与人为善，疾恶如仇。

烈士初中毕业后，参加当时省实业家许盘云氏举办的“川区田训练班”，回家后在自己的田里试验，并逐日将禾苗生产情况记载成册，寄报中央农业部，获得农业部的嘉奖。由此得到许盘云氏的青睐。

我与烈士是1945年春同学于台州师范，我是新生，烈士是毕业班，是学生自治会主席。由于学校贪污、侵犯学生利益，烈士领导学生自治会向校方据理清算帐务，在当时有强权无公理的旧社会，结果遭校方以“鼓动风潮，破坏学校”为名，将烈士与我及王均云同学三人开除学籍，我们不服，结伴晋省欲向省有关部门控告，当时在官官相护之下得不到解决，迫于生计，王均云去上海投亲，烈士蒙省垦殖公司安排到余杭县林牧公司工作。我流落杭州二年，生活多蒙烈士照顾，烈士诚吾之鲍叔牙也！

烈士疾恶如仇、抑强扶弱，每见不平都要伸手援助，由此引起了地方恶势力的仇恨，故在1949年9月惨遭匪徒残杀，殊切悲痛！

光阴飞快，自烈士殉难，转眼间已是六十周年，承蒙烈士侄儿：铭立、铭锋等为了缅怀烈士，今为烈士营造纪念碑，永垂乡里，作为纪念，今天我对铭立、铭锋等的良好精神，深为感激。谢谢！

2009年9月17日

在郑增祥烈士纪念碑揭幕仪式上

侄儿郑铭锋献诗二首楹联二副

(一)

髫龄失怙姐兄筹_(注)，壮志凌云为国忧。

战士征途捐热血，名垂青史耀千秋。

注：郑增祥烈士不满二周岁时父亲就病故了，在大姐、兄长爱抚下成长。

(二)

雄碑昂立慰忠魂，岁月永恒怀念深。

今日国强民富裕，愿公天府得安宁。

长拇山山花烂漫瞻先烈

永安溪溪水潏洄唤英名

金钗山麓埋忠骨苍松挺秀存浩气

蓼水溪旁立颂碑翠柏葱茏敬亲人

郑增祥烈士的大侄儿郑焕清

给老同学郑冬和的信：

冬和学长：

你九月二十日来信，已有两个多月了，要是再这样一天天延搁下去，不知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回信。现在，打定主意马上写信给你，在这封信中，我要多花点时间，告诉你有关增祥生平的一些事迹。因为我跟他非常亲近。如今也只有我能细述这方面的情形了。

增祥叔年纪与我很接近。听说他出生后，祖母奶水不足，很难喂饱他的肚子，饿得不住的啼哭。我的母亲哺育我时，奶水充足，除了喂我，也喂增祥叔。由此可知，我俩曾是同吃两个乳头。不过，我在婴儿时期，长得白白胖胖；而增祥叔倒是有些消瘦。这也许是我的母亲有点偏心，多喂我奶的缘故。

我跟增祥叔从童年及到长大，住在同一个屋子里；一起玩耍、一起读书、一起谈天、一起讨论；

夜晚同睡在一个被窝里。日常，他总是显得很安静、很沉稳，也很镇定。他不会毛毛躁躁，也不会吵吵闹闹。他从来不高谈阔论，倒有些近乎木讷；把言语隐忍在嘴里，把思虑隐藏在脑中；从他经常紧闭的嘴唇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现出他是一位强者，也是一位智者，他既聪明，又肯用功。他七八岁时便已头角峥嵘，并且显得卓然出群。他过了十岁，到城里安洲小学念五年级，接着升六年级。在学校结识同学王人杰，两人成为挚友，后来已成为同事。增祥叔壮烈牺牲后，王君还替他撰写墓碑，诚然是生死之交。

他暑假时回到家里，有一天提笔在床头的墙壁间写道：“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接着，又提了一阕词：

“旱莲开，茶花谢，时节正初夏。

别时记取西城下——

吩咐上车篷，城外野风大！”

由此，不难看出他那幼小的心灵，已怀着悲天悯人的志向，以及文人雅士的情趣。当时他只是一个十一岁的大男孩，那些跟他一般年纪的乡下孩子，

迷迷糊糊的只会玩泥巴而已！

增祥叔小学毕业后，考进仙居初级中学。在校里，每次考试成绩都很好。可是，他并不是常常捧着书本苦读。他曾与一位朱姓同学，创办“双峰周刊”的壁报。两人忙着规划、撰稿、缮写，做得有模有样。致全校师生对他俩既惊诧、又钦佩。

他也爱好运动，初次丢掷铁饼，竟抛出二十六公尺，远离操场以外，落到山坡间的树林里，还得劳同学们去找寻呢。

他初中毕业后的两年多的时间，在偏远的乡村小学当教师。非但与农民群众打成一片，经常参加田间劳作，中间并着手改良稻田耕作制的川田试验，并晨昏注意观察禾苗生长状况，逐日记载下来，汇总成册，投寄到省实业家许盘云氏；为许氏赞赏，将其资料报中央农业部，曾得到农业部的嘉奖。

后他考入台州师范，在一次领导学潮中被开除学籍。他带同被开除的三位同学上省控告，未果。他得许盘云推荐乃得受聘到余杭县农林公司任职。由于他品学兼优，工作踏实，不时获得升迁，经过